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第一集·

王保民主编

不息的涛声

刘连群著

西民族出版社

点亮这些星星

(代 序)

冯骥才

近来，我应约为两本小小说选本写序。一本是大陆出版，另一本是香港出版，因之得以纵观当今小小说之全貌。突出的感受是佳作虽多，名家颇少。不像中短篇小说，名家大家，密如仲夏夜天上的繁星。作家皆因作品而得名，但這些写出佳作力作的小小说作家，因何“隐姓埋名”，未得应得的注目？是由于小小说作家都是散兵游勇，作品也是偶有所获，尚没有专事小小说的作家？

看过王保民同志送来即将出版的《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书稿，方知文坛已拥有一批有志于小小说的作家，有的已写出了一二百篇，更有佳作连篇者。由此，不能不认定，小小说作家的冷落，乃是一种对小小说的轻视和偏见

使然。

十年来的文学热，与十年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人们写关心与切身相关的现实，自然向文学寻求思想去洞悉纷纭变幻的生活。文学的魅力，也是由生活的魅力转换来的。社会改革的深广发达，馈赠给文学愈来愈多的信息，引发作家大脑思维转速也愈来愈快，愈紧张。一时来不及艺术的升华和提炼，只是把生活原料稍稍做些加工处理就硬装到作品中去。文学像塞得满满的大袋子，以致无法承受这样繁复的社会内涵和思考内容。因故，从十年文学体裁的变化上看，便是从短篇到中篇，再到大信息量的全景式报告文学成为热门，自然也就小看了以精短见长的轻型的小小说了。

然而，小小说并非一孔之见，零敲碎打，茶余饭后，填空补白，灵机一动而偶然为之，不是因其精短，它就是靠着作家对生活尖锐的发现，灵巧的捕捉，独特而富于创造性的表达；靠着四两拨千斤，一言九鼎，咫尺万里的艺术功力；靠着篇幅之内的高度浓缩和篇幅之外无尽无休的伸延；靠着减法而不是加法，乘法而不是除法。轻浅和单薄。只是劣等小小说的弊病，丰厚和隽永才是优秀小小说的特征，也是小小说的艺术追求。任何艺术样式与任何生命一样，都是一个无穷的秘密，既可以无穷地创造，也可无穷地探求。长篇小说大师曹雪芹和小小说大师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缺一不可，并有着同等的份量。我们有理由向小小说呼唤精品，没有理由轻看小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然而，呼唤不如提倡、帮助和推动。

中州自古为文化沃地，近年一些有识之士，亟力振兴小小说。不单有专刊小小说刊物，更有选刊，影响广及全国，远及海外。还一次次举办小小说评奖及座谈活动，着意将小小

说由冰潭推入热潮。我从渤海之滨远望中州，那浩阔绿野似乎飘着一面小小说的旗帜。此间又編集一卷《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将一批卓有成就的小小说作家庄重推出，这是更进一步地繁荣小小说的主动做法。由此使我们再不会因无知而感到小小说的天地空渺无人。这些被推出的作家还将让世人认识到他们的才气，风格，成就，以及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可尊敬的忠诚。

任何事业的兴盛，一半功劳应记在它的倡导者的身上。就像天宇上的星星依靠阳光来点亮。

1990年8月于天津

我写小小说

我的小小说总是较长，这常使我着恼。为表示歉意，这份小传兼作创作谈，将力求精短，名符其实。

我生于北京，少年时迁往天津，因此语音、习俗兼有两地特色，常被天津人视为北京人，又被北京老乡归入“天津卫”。我当过学生、职员、教师、演员、工人、干部、编辑，可能在身上都留有痕迹（现在天津市文联工作仍身兼两者），为此在哪个圈子都被当做异己。我喜欢写小说，也涉足戏剧、影视、曲艺乃至评论，朋友们对此褒贬不一，事实上我有时左右逢源感觉良好，有时又顾此失彼反思不已。我发表第一篇作品较早，约在十七岁那年冬天，后来几度辍笔几度奋起，断断续续写了许多年，有时觉得很累，有时又觉得真正的创作尚

未开始。

我常想，如果我的小小说能反映出上述的一切就好了——当然是“发酵”过的。

就这些。

1990年7月28日

目 录

点亮这些星星..... 冯骥才(1)

我写小小说..... (4)

门..... (1)

魔橱..... (5)

开山..... (9)

吊搭 (14)

大破台 (18)

壮别 (22)

宿怨 (26)

打泡戏 (29)

称呼 (34)

会前四十三分钟 (38)

空调 (43)

大红格衬衣 (46)

一支歌 (50)

别人的孩子 (54)

悲惨的爱情线 (57)

不息的涛声 (60)

佟门快婿	(65)
雾界	(70)
独腿烧鸡	(75)
级别问题	(78)
如何是好	(81)
萍水相逢	(85)
一个和七个	(89)
入魔	(93)
镜	(97)
前面是急转弯.....	(100)
抓舞.....	(104)
网兜.....	(106)
编后记.....	王保民(109)

门

电机局大楼是座四十年代初的罗马式建筑，虽然年深日久，容颜消损，但正面那六棵大理石圆柱，一大两小三面玻璃拉门，依然非常壮观、气派。只是后者一向只开右边的小门，部队进城的老团长即前任局长，说平时人们进进出出，开一扇小门足够了，也有利于保卫工作嘛。

一晃三十来年过去了，局机关的人虽不断增多，出出进进仍走这一扇小门，上下班时难免有水泄不通的场面，人们却也习惯了，性急的捷足先登，上年纪的和女同志甘居后位，耐着性子等“高峰”过去。

春天，接班的新局长一迈上台阶，就大步奔正面大门走去，不想被“铁将军”挡道。秘书连忙引他走旁门，他问明原委笑笑说：“怎么象《天仙配》里董永唱的，‘大路不走走小路？又不是非常时期，锁大门干什么？干脆，打开！’”

一个将军一个令。秘书忙不迭地去找保卫处长，又一起东问西找地弄来了钥匙，吱吱扭扭地捅了一阵，终于大门洞开了。

三面门全部打开，前厅一下子显得开阔、亮堂了，上下班时不再堵塞，客人们来往也便利多了。

人们似乎刚刚发现把门打开是这样痛快，进出时的心情、

感觉都与往日不一样了。设计室的陈工程师格外兴奋，在屋里叨念着走来走去，停在黄工的绘图板前面说：“看看，新局长一上任就门户开放，呃，有何感想？”

黄工慢吞吞地抬起头来，一笑：“好，开户开放。”

陈工等了下，没有下文，又问：“完了？”

黄工点了点头，把紫框花镜往鼻梁上一推，又埋下头画图了。

盯着黄工那开了天窗的秃头顶，陈工耸了下肩膀，显然对这样简单、平淡的反应不满意。转身又向着李工，后者不等他发问，摩挲着尖下巴先开口了：“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吧！”

“此话怎讲？”陈工认真地问。

李工摇头晃脑地说：“哪个头头上任不想表现一下？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你——”被迎头泼了冷水，陈工既失望又不平，“你这个人调子太灰，太灰了！”

但陈工万万没有想到，几天以后——门，竟又关上了！

这天早晨，人们来上班时，发现又只有右边的小门开着，一堆人拥在那里，缓缓地向前蠕动，一时议论纷纷。心血管和通道一起“梗塞”，几乎每个人都是发着牢骚进处室的。

李工却面带笑容，神情近乎幸灾乐祸，在黄工头顶不远处啪地板燃打火机，一边点烟，一边问道：“怎么样！——那门？”

黄工倏地往后缩了下脖子，怔怔地点头：“关了。”应了，便不再做声。

李工把一口烟喷向陈工。“勿谓予言之不预也。”

皱着眉头的陈工，半晌才疑惑地说：“我想，是不是下边的头头们又……”

“咳。”李工又吐出一口浓烟，“当初开门是一把手的御旨，底下人谁敢擅自更改？”

合乎常理，很难辩驳。陈工却仍不肯相信，声音有点微弱地说：“不过，关门这类事，也许说明不了……”

李工冷笑一声：“我早就说过，新官上任三把火，怎么样？听说……”

表情极为严重，声音却越来越小，人们只好凑近，黄工也不声不响地身子偏了过来。

一整天，陈工的心情都是郁闷的。他不完全相信李工透露的“内部消息”，又不安于大门的重新关闭，那终归给人一种朦胧的不祥感觉。要说也是，开得好好的，干嘛又关上？有几次他甚至想去找局长谈谈，就提这门的事，却每次都下不了决心。怕自讨无趣，怕听到居高临下或者漫不经心的回答，那只能更加破坏他的心境。

下班的时候，陈工依然心事重重，提着包下楼到前厅，心不在焉地又朝大门走去。来到跟前，下意识地伸手一推——啊，夹着一阵凉风，门竟然开了，原来并没有锁上！他环顾左右，终于肯定自己站的正是中间的大门口，不禁惊喜交加，心头顿时松快了，但没有容他细想，后面的人群就涌过来了，像泄洪闸开闸放水，三面门都奔泻出欢快的人流，许多人口里还议论着：“咳，原来门没有锁上！”“还是走大门痛快……”

陈工被冲挤到台阶下面，让开大路，回头出神地望着不时开合的大门，直到李工、黄工一前一后走了出来。

他反唇相讥：“怎么样，请问预言家您的言之不预如何？”

李工低头在口袋里摸自行车钥匙，不肯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今天上午的话，可哪儿说哪儿了……”

“你呀！”陈工开心地笑了。

“刚才出来的时候，”黄工挠挠秃头顶，忽然搭了腔，“我问过门卫，说天凉了，风沙大，所以……”

俩人听了都有些意外，原来黄工也不是无动于衷的。

后来，陈工又若有所思地说：“虚掩着的门，竟然没有人去推一下，只是在那里吵，其中很有些意思，不是吗？”

一时却没有人接腔。去自行车棚取车也是默默的。临到下马路的时候，才不约而同地回头张望，只见人去楼空，三面门都掩上了。依然象锁住一样。刹那间，他们忽又觉得那门真的是锁住的，而且似乎从来不曾打开过……

魔 橱

事情的起始，有时仅仅出于偶然。那天晚上，培良爬到床铺底下找一本参考书，正在涮碗的妻子维芳，同情地望着他屈跪的长腿，叹了口气说：“唉，什么时候有个书橱就好了！”

培良小心翼翼地缩回身子，拍打着书皮上的尘土，笑了笑：“那不算什么，等有了功夫，还不是……”

维芳涮碗的手停住了，盯着他看了看，目光突然闪出了光彩：“那好，床底下还有几根木料，咱们做个书橱！”

培良听了一怔：“可是，我这两天……”

“行了，等你不忙，得什么年月？”维芳不由分说地打断他的话，“看看咱这房里的东西，早该改造一下了！”

培良朝十二平方米的斗室四面张望，眨眨眼睛，不再言语了。六十年代结婚的人，谁讲究多少“腿？”一床、一柜足矣。后来随度日需要应该增添家具了，怎奈力不从心，屋里只多了些七拼八凑的代用品。这几年虽说长了工资，穷家无底，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还是紧紧巴巴。同时，培良每天晚上备课、判作业外加上“业大”，小学教员竟比大学教授还忙，舍不得工夫“自力更生”，屋里也就很难有新气象了。

“咱只做个书橱，这回听我的，说干就干！”女人一旦下了决心，往往比男人更有魄力。维芳利索地在围裙上抹干了

手，当即让培良画图，连夜拿着找孩子老舅商量去了。

按老舅开的清单，买齐了钉子、合页、玻璃等物，星期天便开始施工。加上维芳忙里忙外，沏水，做饭，三个人整整忙了一天零三个晚上。后来请培良一个学生的爷爷，退休的老油工刷油漆，又用了两个晚上加一天的功夫。书橱终于巍然屹立在小屋一隅了。两扇大玻璃拉门明亮照眼，“象鼻腿”古色古香，木纹发出了深栗色的光泽……夫妻俩都看得着迷了。

过了两天，培良下班回来，发现妻子还在冲着书橱“相面”。听见门声，她并没有回头，说道：“我让店里的姐妹们看了，都说样子好，活儿也细，就是摆在这儿不相称。旁边的碗柜，当初瞎凑合，用几块木板钉了钉，越看越不顺眼。”

培良抬头看去，果然大不般配，象在贵妇身边站了个邈遏小厮。

夜里，他趴在饭桌上补“业大”的功课，维芳在床上翻来复去，一直睡不安稳。后来，他忽然发现维芳张着眼睛，正冲着书橱发愣呢。

有一天早晨，她郑重宣布要做碗柜。口气坚决，简直没有商量余地。

培良本来还想说什么，但慑于妻子不同寻常的武断，只是犹豫地点了点头。

新一轮忙乱又开始了。木料是托老舅在自由市场买的，加上其它开销，使他们背上了成家以来的第一笔债务。而最使培良心疼的，还是时间和精力的消耗——在小学和业大都请了假。不过等碗柜竣工，维芳心花怒放，显得格外温柔、体贴时，他心里才有点甜丝丝的感觉。

但新婚般的愉快、和谐，并没有维持多久，维芳脸上的笑容渐渐又被恍惚、忧郁的表情代替了。书橱和碗柜这一对斗室里的新伙伴，不仅造成了拥挤，而且使一切其它东西黯然失色，他们结婚时重金购置的偏开门立柜，也显得陈旧、寒酸了。培良不安地注视妻子的闷闷不乐……

果然，妻子又宣传要重制立柜，依然是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

培良有些不满和烦躁了，但还是尽量用平静的口吻问道：“那，材料呢？”

“先借点儿钱买粘板。至于木料，你们学校修房替下来的旧房檩，不是挺便宜吗？”

“那怎么行，学校不让卖，有些人是跟陈主任私下捅咕的……”

“别人行，你就不行？”

培良吃惊地睁大眼睛，用陌生的目光瞪着妻子。

维芳则认为事情已经定局，重又如醉如痴地望着两件“杰作”。她跳跃的思路又联想到未来的立柜，于是又说：“告诉你，立柜还得让那位老师傅给油，听见了吗？”

“不行！老张师傅有病，不能再麻烦人家！”

“你喊什么？”维芳也火“这个家是我自己的吗？”

“哼，你就知道书橱、碗柜……”

“‘知道’又怎么样？不是过日子该用的吗？”

“该用，也得逐步的来，现在日子刚缓上来……”

“结婚二十年了，才打点儿家具，还不算‘逐步’？哼，我算看透了，嫁个小学教员得受一辈子穷！”

听了妻子前边的话培良本想不再言语，后来却被惹恼了：

“那是你自己愿意的！”

“好，我现在要是不愿意了呢？”

……过头话越说越多，妻子痛哭失声，愤怒的丈夫在原地转了两圈，迈开长腿冲出门去。

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门“砰”地一响，一阵冷风从未关紧的门缝吹进来，维芳便想到了丈夫身上那件破旧的毛背心。蓦地，她抓起新给他买的棉袄便去追。但到了门口，停住脚，又缓缓退回身来，扑在床上，越发伤心地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一双凉凉的大手拍了拍她的肩膀。从眼角看见那张冻得发白的脸颊，她的眼泪又掉来了，掩脸抽泣着说：“我也不知怎么啦，心里想的，眼里看的，总是那书橱……没有它，多少年也过来啦，现在，却象着了魔似的……”

培良只是轻轻地、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瘦削的肩头，望着使人着魔的书橱和接踵而来的新碗柜，喃喃地说：“你看，你看，这屋里，终归和过去不一了……”

开 山

小杨猴子的父亲以擅演不安份的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出了名，艺名就叫“杨猴子”。小杨猴子也精于演猴，不仅打、做功夫出众，而且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民国元年在京城第一舞台演《闹天宫》，帘内高唱一声：“开山哪……”，雷震全场，包厢座位前面小几上的茶壶、茶碗乱跳，大门口卖紫心萝卜、酱油瓜子的小贩们顾不上敛钱，齐崭崭朝后拧直脖梗：“大爷，您等等，我先听完小杨猴子这一口……”

很少有人知道，小杨猴子的嗓子原来“倒”得很惨。

旧戏班称男演员变声为“倒仓”，意指一旦变坏如同农家坍塌粮仓砸了饭碗。小杨猴子幼年学艺轰轰烈烈唱到十六岁，忽然象锣破胡琴弦轴失灵，嗓子“倒”得一塌糊涂嘶哑，一句唱词倒有大半的字够不上调门，使人惨不忍听。

他自然焦急万分，拚着性命练嗓、治嗓。天刚蒙蒙亮就到城墙根底下喊“咿咿啊啊”，回来请琴师吊嗓，还按老艺人的传授对着陶罐、水缸口念白，以求拢声和吸入水音儿；为治嗓更是遍访名医、江湖术士，尝遍了草药和各路偏方。两年过去了，嗓子却仍不见起色。戏班里渐渐有了闲话，只是看在他去世父亲的份儿上才没有把他辞退，便演戏只派他扮个龙套或不用张口的小角色。父亲的师兄弟们看不过了，暗